

福音普傳

非洲感想



葉大銘牧師
(前駐日本宣教士、多倫多北約恩典福音堂主任牧師)

前言

今年二月我去了非洲尼日利亞(Nigeria)宣教兩個月，訓練尼日利亞宣教士。這是我第二次去非洲訓練宣教士，有了些少經驗，而且出發前作了些少研究，在尼日利亞也繼續研究當地文化歷史，所以對非洲的認識加深了很多。當然我的認識仍是膚淺，以下只是個人的感想。

非洲給我的印象是很有潛能，但可惜沒有實現這些潛力。當我在加拿大的神學院教授宣教學時，有一位非洲留學生問我：「非洲有豐富的資源，為什麼卻是這樣貧窮，充滿天災人禍？」非洲確實有豐富的資源，尼日利亞的石油儲藏量是全世界第八位。除了物質資源外，非洲教會的增長是全球中最快的，超過二十個國家的基督徒人數超過人口的半數，全球的信徒中最多居住在非洲。著名的宣教學者華爾士 (Andrew Walls) 說對二十一世紀基督教最具影響力的是非洲教會。^[1]既然有這豐富的潛力，事實卻是怎樣呢？

非洲的問題

最近一份研究指出非洲面對的艱巨問題：半數人口每天的收入不及一元美金，兒童死亡率是百分之十四，人均壽命是五十四歲，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能享用安全食水，文盲率是百分之四十。

1. 疾病

貧窮是惡劣健康的主因之一。非洲的愛滋病蔓延，已經使一些國家失去青年的一代。在尼日利亞我所屬的差會國際事工差會(SIM)提醒我們宣教士，若遇到意外，千萬不要去普通醫院，恐怕染上愛滋病。除了愛滋病，瘧疾也殘害人口，特別是兒童很多因瘧疾而死亡。瘧疾不斷變種，有藥物已開始失去效力。我遇到幾位宣教士，雖然吃藥，仍然患上瘧疾。如果現有藥物失去效力，我們將回到一百多年前，那時去非洲的宣教士超過一半死於瘧疾，這對宣教將是嚴重的打擊。

2. 種族衝突

1994年在盧旺達(Rwanda)發生的民族大清洗令全世界震驚。不足四個月內八十萬人被屠殺，主要是圖西人(Tutsi)，也包括一些胡圖(Hutu)的溫和份子。這血腥的喊聲猶在耳邊，大屠殺已擴展到剛果民主共和國(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)，形成剛果大戰，又稱為非洲大戰，有五百多萬人死亡。雖然這戰爭牽涉八個國家，但也包含民族衝突和清洗。除此之外，民族衝突也發生於蘇丹(Sudan)、索馬里(Somalia)、尼日利亞、和其他國家如今年的肯尼亞。[\[2\]](#)

令我們信徒驚駭的是這些國家大部份是基督教國家，超過一半人口是信徒。盧旺達的信徒高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。為什麼信徒彼此殘殺呢？這駭人的事件將會是教會歷史上的第一大污點。

一位記者以「血(緣)濃於水(洗禮)」來形容盧旺達的民族大清洗。他引用一位主教所說，在緊要關頭對非洲人最重要的不是信仰和教會，而是民族觀念。[\[3\]](#) 這個「血濃於水」觀念和價值觀是怎樣形成呢？

在非洲有超過二千個民族，現有的五十多個國家，是殖民政府單方面劃分出來。一個國家中有很多民族，而同一民族卻被分割於不同國家。這是民族衝突的起因。但是這問題的發生，是根基於其他歷史和社會文化因素。

非洲自古以來都是以部落組織(tribal organization)作為政治組織。因此權力是分散，部落之間的衝突都是局地性和短暫的。但不幸奴隸制度加劇了衝突，奴隸商人和販賣奴隸的部落四處找奴隸，甚至侵略其他民族，逼使族人作奴隸，因此部族戰爭越來越多，加增了部族之間的仇恨。

最嚴重的影響來自殖民政府，歐洲眾強國蠻橫無理的瓜分非洲。殖民主義並不是完全壞的，例如很多殖民政府因歐洲國家已取消奴隸制度，所以在非洲也盡力廢除奴隸制度，但是在民族衝突上，殖民政府不可以逃避作為禍首的責任。

首先殖民政府集中權力於中央，因此部落組織衰微，各部族要向殖民政府求取福利，也開始在中央政府內爭權，形成了以民族為中心的政黨。到各國獨立後，民主主義變成為民族政黨的爭權，加劇民族之間的衝突。

殖民政府為了順利執政，採取分化部族的手段，抬舉一些民族，賦與權力，治理其他民族。例如在盧旺達比利時政府提倡圖西族比胡圖族優越，清除胡圖族有權勢的人，因此造成後來的悲劇。又如英國在西非授權給伊斯蘭部族，統治其他民族，甚至禁止向穆斯林宣教。尼日利亞北部以穆斯林的豪薩(Hausa)為主要部族，在英國統治下，豪薩族擁有政權。到獨立後，豪薩族組織的政黨繼續為執政黨，長期統治國家。但其餘二百多個民族不甘被政治邊緣化，紛紛組織政黨，甚至搞獨立運動。四十多年前東南部的伊博族(Igbo)便宣佈獨立，造成數年的內戰(Biafran War)，死傷數以萬計。尼日利亞直至今日還不能成為合一的國家。[\[4\]](#)同樣情況出現於非洲很多國家，所以民族爭權和戰亂不斷發生。

很可惜民族間的仇恨或爭權已滲入教會，造成教會的民族分化和衝突，例如基督徒部族間因爭地土而動武。國際事工差會在尼日利亞建立的教派也要面對這危機，地區委員會若由一個民族掌權，便排擠其他民族，甚至不準許來自不同民族的牧者在那區牧會，為了遷就不同民族，教派只有按着民族不斷加增區委會。[5]

3. 貪污

非洲人對我說：「在非洲致富之道是做政治家」，因為有權便有錢。在非洲有一種文化現象，稱為「大男人」(the big man) 現象。一個人成為領袖後，社會認為他應被人服侍，這才配合他的身分。他接受錢財，甚至挪用公款也是適當的，但同時他有義務幫助宗親和同鄉。這種部族世界觀，是形成貪污的主因。[6] 尼日利亞有豐富的石油資源，每年有數以億計的收入，但在軍人執政的十多年內，超過一百億美元無緣無故地消失了。所以社會仍是貧困，失業率高，普通的民生設備不足。前任總統自稱是基督徒，現在還去讀神學。他在任時曾用百多億美元來充實電力供應。但這筆錢去了那裏呢？我在尼日利亞兩個月內，每天都停電。開始是停三小時，後來超過十二小時，很多晚都是在燭光下渡過。奇怪的是尼日利亞輸送電力給鄰近國家，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嚴重的停電問題。貪污是導致非洲貧困的一個主因。

4. 社會動盪，治安惡劣

貧窮加上政治和社會的鬥爭衝突，造成社會的暴力化。攜械搶劫、襲擊、綁架是很經常的事。這些都是針對上流人士，但因為外國宣教士被認為有錢階級，所以宣教士也成為搶劫對象。我遇到數位宣教士曾有這經歷，一位宣教士的兒子甚至被槍傷，至今心靈創傷還未復元。很多宣教士都要面對帶來的恐懼感，學習怎樣克服恐懼。

5. 非洲傳統宗教和邪術的復興

過往二百多年的宣教中最好反應來自非洲傳統宗教的信徒，但傳統宗教並沒有因被基督教信仰取替而消失，在不同方面仍起作用，例如有病求醫時，常找巫醫治病。在這十多年內傳統宗教更明顯復興，邪術、巫師、精靈、占卜、觀兆等普遍流行。[7] 甚至政客官員彼此控告對方用巫術傷害自己。這顯示福音還沒有深入人心改變世界觀，難怪教會仍然軟弱不成熟。

教會

非洲教會增長迅速，全球每天信主的人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，超過二十個國家的基督徒人數超過人口的半數，全球基督教重心已從西方轉移至非洲。基督教在非洲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忽視。在數個國家中當社會體制崩潰和政權真空時，教會是唯一健全的組織維繫着社會成員，例如獨裁者阿敏(Amin)下台後的烏干達，種族隔離被解除後的南非等。[8] 由此可見非洲教會的重要性。在尼日利亞我經常聽到政客名人見證主和感謝主，很多商店的名稱都和信仰有關。驟眼看來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確實是基督教的非洲了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

首先信徒的人數不能顯明真相。信徒的數字包括羅馬天主教信徒，因此基督教信徒真正超過人口之半數的國家只有五個。而且很多信徒屬靈不成熟，很多教會軟弱，信仰混雜，所以缺乏改變社會的見證和影響力。雖然如此，非洲教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教會，在普世教會中最有代表性，也應是最有領導力的教會。從普世聖公會我們便可以看到，非洲聖公會信仰純正保守，反對西方聖公會的信仰偏離聖經，支持同性戀等。因為非洲聖公會的實力最大，所以西方聖公會也要遷就。由此可見非洲教會有很大的潛力。

第二點是這最有代表性的教會卻是要面對最大困難的教會，貧窮、疾病、天災人禍不斷困擾非洲教會。面對這些挑戰，非洲教會能給普世教會什麼啟示教導呢？在神學和認識神上非洲教會能怎樣領導普世教會呢？非洲教會很有潛力，但至今在以上方面似乎還沒有充份發揮這潛能。另一方面我們在富裕國家的教會，面對在水深火熱的非洲弟兄姊妹，又有什麼責任呢？

宣教

1. 伊斯蘭教的挑戰

有一條屬靈分界線，將非洲劃分為南北。撒哈拉沙漠以南是基督教地土，以北是伊斯蘭教地土。這兩大宗教的對峙在非洲是最顯明的，尼日利亞便是一個好例子。南部充滿教會，大部份人自稱為基督徒，北部是伊斯蘭教據點。多年來兩大宗教有很多衝突，可惜基督徒沒有顯示愛敵人的見證，反而以牙還牙。七年前北部暴動，穆斯林燒毀教堂房屋，殺傷基督徒。這暴亂蔓延至中部和南部，那處的基督徒為了報復也燒毀清真寺房屋，殺傷穆斯林。非洲教會實在需要悔改，發起熱心以犧牲的愛向穆斯林宣教。以非洲教會的實力，應該最有能力將福音傳遍北非。但可惜至今還沒有見到這事的實現。

2. 普世宣教

非洲教會已開始差派宣教士投入普世宣教，最積極是尼日利亞和埃塞俄比亞，南非和肯尼亞也開始加入。尼日利亞是非洲最多人口的國家，基督徒人數也最多，加上是產油國家，因此最具潛力差派宣教士。在 2005 年由一百間教派和差會組成的尼日利亞福音宣教協會(NEMA)定下異象，名叫「5015」，即是在十五年內差派五萬位宣教士，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。這是一個很大的異象，我這次是因為知聞這異象而去尼日利亞，加入 NEMA 所辦的宣教訓練院來培訓宣教士。但是到達工場後，發現事與願違。NEMA 雖有異象，卻無策略計劃(尼日利亞人不喜歡長遠計劃)，而且宗派派系意識強，不大支持聯合宣教。每教派有差派宣教士，但教會的宣教意識薄弱，缺乏支持系統，因此很多宣教士都面臨耗竭。以我個人意見，尼日利亞會繼續差派宣教士，但很難達到這異象了。

結語

非洲有足夠資源脫出現有的困局，但可惜並沒有活用資源。非洲教會很有潛力，但可惜至今仍沒有實現這潛力。我們要為非洲祈禱。

- [1] Andrew F. Walls, “Africa in Christian History—Retrospect and Prospect”, {Journal of African Christian Thought} 4.2(1998), 14.
- [2] 有很多文獻記述這些事件，包括 Romeo A. Dallaire, {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: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}, (Toronto: Random House 2004); Villia Jefremovas, “Contested Identities: Power and the Fictions of Ethnicity, Ethnography and History in Rwanda”, {Anthropologica} xxxix (1997):91-104; Bill Berkeley, {The Graves Are Not Yet Full: Race, Tribe, and Power in the Heart of Africa} (New York: Basic Books 2001); John F. Clark, {The African Stakes in the Congo War} (New York: Palgrave MacMillan 2001).
- [3] Peter Hebblethwaite, “In Rwanda, ‘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! Even the Water of Baptism’”, {The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} 30(1994):11.
- [4] Yusufu Turaki, {The British Colonial Legacy in Northern Nigeria}, (Jos , Nigeria: Challenge Press 1993).
- [5] B. S. Maigadi, {Divisive Ethnicity in the Church in Africa}, (Kaduna, Nigeria: Baraka Press 2006).
- [6] Yusufu Turaki, {Tribal Gods of Africa}, (Jos, Nigeria: Crossroads Communication 1997).
- [7] B. Y. Galadima and Y. Turaki, “The Church in the African State towards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: The Experience of Northern Nigeria”, {Journal of African Christian Thought} 1.1(1998):43-51.
- [8] Andrew F. Walls, “Africa in Christian History—Retrospect and Prospect”, {Journal of African Christian Thought} 4.2(1998):8.
-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十三期，2008年七月。